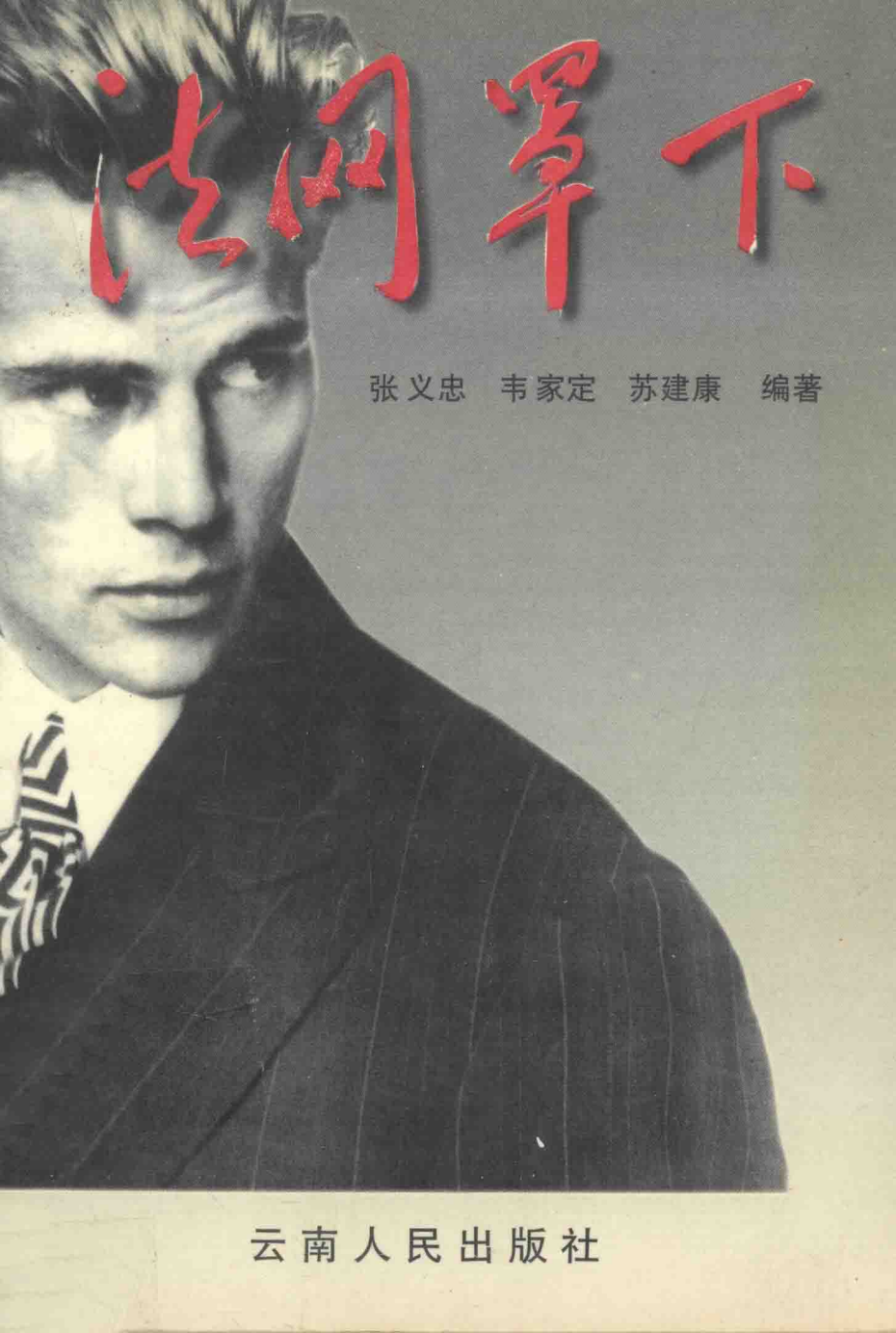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 man with short, dark hair, wearing a dark pinstriped suit jacket, a white shirt, and a striped tie. He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left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is a plain, light-colored wall.

法网罩下

张义忠 韦家定 苏建康 编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这是云贵高原又一本崭新的普法读物

●展示大西南边陲中国警察雄风

●正义之剑撑起共和国吉祥苍穹

法网罩下

张义忠 韦家定 苏建康 编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昆明

(滇)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杨仲禄

封面设计：刘 倩

书名题字：赵廷光

法网罩下

张义忠 韦家定 苏建康 编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邮编：650011

昆明银河印刷厂印装 全国各大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5 字数：11 千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7-222-02085-3/D·243 定价：12.6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FA WANG

ZHAO XIA

红土高原警徽

永远光照大地

本书书名由云南省政协副主席赵廷光题写

作者简介

张义忠 汉族，1968年元旦生于云南广南县。1991年7月毕业于云南广播电视大学。

中学时代就开始致力于文学创作，并常有作品发表。先后在《光明日报》、《农民日报》、《人民公安报》、《民主与法制》、《云南日报》等中央、省、市级上百家报刊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长篇通讯等作品上千篇，计80多万字，其中有的被选编入《开拓者》、《烛光曲》、《风景线上的红叶》等书，有十多篇新闻和文学作品获过省市级奖励。

1991年10月，毕业分配到文山州广南县广播电视台从事编辑、记者工作；1994年8月，路南县人民政府作为人才引进到昆明市路南报社从事记者、编辑工作。

韦家定 壮族，中学一级教师，1963年10月生于云南广南县，1982年7月毕业于文山师专中文系，被分到广南一中任教，次年3月调广南三中，1989年调广南县教研室任语文教研员，1990年参加中文本科自学考试。

曾在《故事会》、《人民公安报》、《云南日报》、《云南教育》等中央、省、市级报刊上发表教育教学论文、故事、小说、长篇通讯多篇，计30多万字。

1993年12月，路南县人民政府作为人才引进到路南一中任教。

苏建康 汉族，中学一级教师。1966年10月生于云南路南县，1987年7月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并取得学士学位，同年到迪庆州支边，1990年8月调至路南一中。

辅导学生参加全国“文心杯”作文竞赛，曾获优秀指导教师二等奖；论文《〈诗经〉与意识流》获西南四省区语文教学研究论文一等奖；1995年应邀出席武汉大学举办的第十届全国异步教学研讨会，《用“异步教学法”武装作文教学》被评为异步教学优秀成果。

先后在《民族团结》、《教师报》、《云南教育报》等报刊发表散文、长篇通讯、报告文学等多篇，近20万字。



左一 张义忠、中 韦家定、右一 苏建康

警徽为民闪光（序）

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

昆明市公安局局长

江普生

路南，阿诗玛的故乡，以其闻名海内外的石林景观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吸引着数千万的中外游客。路南，又是云南省省会昆明通往滇东南和两广的咽喉要道，每天过往的车辆川流不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经济的快速增长，人、财、物大流动日趋活跃，社会管理与社会控制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社会治安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更具有犯罪的流动性、突发性、暴力性及集团化、智能化的特点，公安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

近几年来，路南县公安民警不畏艰辛，勇挑重担，排除重重困难，同一批批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殊死搏斗，拼将性命除恶贼，甘洒热血写春秋，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社会的安宁、保护改革的成果，作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

本书三位作者张义忠、韦家定、苏建康，虽不是公安人员，但他们凭着对人民卫士的一腔挚爱，拿起手中的笔，以生动的笔调叙述路南县公安局自 1994 年至 1996 年被获的几

桩大案要案，真实地记录了公安民警惊险曲折、可歌可泣、撼人魂魄、振奋人心的故事，讴歌了公安民警舍生忘死，为国为民的高尚精神，弘扬了正气，鞭挞了假丑恶，歌颂了真善美。我代表昆明市公安局和全体公安民警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礼！

纵观全书，《万里救“光明”》一文，讲述人民警察为人民的一个感人故事。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敖水生的三岁小儿子敖光明，被人贩子偷去，敖水生夫妇的哭喊声，牵动了路南政法领导干部和公安局全体民警的心，他们痛下决心，立下誓言、周密部署、明察暗访，不惜一切代价，两进贵州，一进福建，几番周折，数度惊险，历时一年整，行程上万里，克服重重阻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把小光明解救归来，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再为警徽增添光彩。

《阳光下的罪恶》一篇，写的是路南县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绑票杀人案，也是昆明市 1994 年十大要案之一。路南县鹿阜镇宏图办事处的陈宏伟、陈建武，把本村年仅 11 岁、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肖利江哄骗到山上，丧心病狂地将其杀害，然后把尸体扔进十多米深的石阴洞里，写信向肖利江的父母索要 6 万元人质费。路南县公安局的领导接到报案后，局长杨从义和政委虎生保立即行动，运筹帷幄，布下天罗地网；副局长王俊波身先士卒，披挂上阵，经过一番斗智斗勇，周密围捕，迅速将罪犯双双擒获。

《冷血“人屠”》一章，犯罪嫌疑人钱永昌以变态的眼光敌视社会，从 1961 年开始杀人，先后在各地疯狂残杀数十人。他无恶不作，劣迹昭彰；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罪恶之深重，世所罕见。他行踪不定，狡猾非常，直到 1995 年

10月在路南县大兴旅社伸出他那万般罪恶的手杀害最后一个无辜者时，路南县的公安民警，终于为他敲响了丧钟。细看侦破过程，路南县公安民警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抓住蛛丝马迹，穷追不舍，出动上百人，历经数千里，最终抓获钱犯，斩断了那双血淋淋的魔爪，为社会清除了一大祸害，为人民立下了一大功劳。

《偷牛“专业户”》记述的是一个奇特而罪恶的家庭，赵保兴、赵官良一家子老小全靠偷牛卖牛为生，先后在路南、弥勒等地偷了近百头耕牛，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生活。路南县公安局的领导调遣警力，撒开罗网；公安民警奋勇直前，为民除害，最后把赵保兴、赵官良父子俩捉拿归案，缴获赃款七万多元，全部归还给耕牛失主。文中有一个令人百感交集的场面：“一位近五十岁的汉子，接过公安人员递来的一叠钱，身子象一座小山般的跪了下来，狠狠地叩了几个响头……”人民警察为民，人民警察人民爱。路南县公安民警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书写了为人民服务的高尚篇章。

近年来，法制宣传提上了议事日程，我市的法制宣传更是日渐加强。我们要准确、全面地理解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关于“讲政治”的精神实质，正确分析，对待市场和多元化需求，从实际出发，在宣传社会主义法制和满足大众要求的结合点上作好文章，以正确的舆论导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

本书三位作者身体力行，用他们的行动，使全社会理解公安工作的艰辛，给了我们战斗在维护社会稳定和治安稳定第一线的同志以深切的理解和极大的支持。

公安民警以“维护治安，服务群众”为已任，以“人民

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人民的满意就是我们的心愿”为工作目标，我们将一如既往，深入持久地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维护社会的安宁和群众的安全。同时，公安工作需要得到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无往而不胜，只有“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才能让犯罪分子面临灭顶之灾，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安居乐业直奔小康。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于昆明

目 录

序：警徽为民闪光·····	(1)
一、万里救“光明”·····	(1)
二、磨面山捉匪记·····	(17)
三、黄粱梦断·····	(30)
四、阳光下的罪恶·····	(43)
附：饥荒·沟壑·内功	
——“11·1”绑票杀人案引起的思考·····	(65)
五、偷牛“专业户”·····	(71)
六、老村长失踪之谜·····	(84)
七、血溅巴江·····	(93)
八、弟兄仇杀·····	(107)
九、冷血“人屠”·····	(117)
十、金盾在彝乡闪耀·····	(153)
后记·····	(167)

三岁男孩小光明被拐卖了一年——
公安干警风雨兼程——
人贩子银铛入狱——

万里救“光明”

滴泪有声

1996年3月24日。

高原的初春妩媚迷人，和煦的阳光洒在云南省路南彝族



自治县的坝子上。

路南县城南门街办事处六社敖水生家。

小院子门口被熟人生人挤得水泄不通，院子里，路南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赵建平，干警李光勇、谢玉龙、段玉坤把敖水生失踪了整整一年的、现在已经四岁的儿子小光明交给敖水生夫妇，小光明用闽南话边哭喊着边乱扑打：“不要！不要！我要爸爸，要妈妈！”并紧紧抱住赵建平不放。敖水生夫妇含着泪伸手来拉小光明：“光明，来，我们才是你爸爸妈妈……”“不是！不是！我不要嘛……”小家伙既显得委屈又显得恼火，边嚷着哭着边把敖水生夫妇的手打回去。

敖水生，这个七尺汉子，倔强的络腮胡子不住地颤抖，长长的睫毛下红红的眼珠布满血丝，此时此刻，不禁感慨万千，背转身去，大大的泪珠滚滚而下。一旁的家人亲友无不潸然泪下。

大约持续了半小时，无论赵建平用懂得不多也不熟的闽南话怎样劝，小家伙都不听，还是抱着他紧紧不放，周围的啜泣声逐渐变大，一些妇女干脆背过身去放声大哭起来。

“这不是我家，不是不是不是……”小光明的哭喊声更把这气氛推向高潮。

失了光明

1995年4月6日下午7时。

路南县城宁静安详，南门街在夕阳余辉中懒洋洋的，直到收工的人们陆续回来才重新活跃起来。

敖水生夫妇回来了。“光明，爸爸妈妈回来喽！”他们习



县委副书记金志伟、县公安局长杨从义欢迎干警凯旋归来

惯地喊了两声，没听到回答；又喊了两声，仍没有回答，见小光明的玩具摆放得好好的，以为他到附近哪家玩耍去了。小小的光明，聪明又机灵，招人喜爱惹人疼，他最喜欢小姑，八成是到他小姑姑家去了，这样想着，光明的娘就很不介意地着手做起饭来。

天渐渐黑了下来，小光明仍然没回来，“不对呀，水生，你到他小姑家去看看，把他叫回来。”水生媳妇边洗碗边说。敖水生慢悠悠地出去了，可是不一会儿，水生就急急地回来了，不住地喘着粗气，“孩子他娘，不好了，不在她小姑家，连他奶奶家我也去问过了，都不有见着。”水生媳妇急了，放下手中的活儿，扯上丈夫，打着电筒到附近亲戚朋友家去找，可是几乎所有的亲戚家都跑遍了，都说没看见，两口子慌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这气氛刹那间笼罩了这平时乐

融融的家庭。

敖水生夫妇和几家亲戚朋友分头寻找。水生抬着铁叉，媳妇跟在后面，所有的沟都趟过了，所有的土厕所都抓遍了……两口子来到幽幽暗暗的巴江岸边，灯光下清亮的河水滚滚南去，“光明哎……光明……”远远地传来空空的回声，几个钓鱼归来的人从岸上过来，水生媳妇奔过去拉住他们，“见到我儿子没有，见到我家光明没有，我儿子，我儿子，我要我儿子，他有三岁，有三岁。”可是个个都是摇头。

“光明啊……”水生媳妇两眼一黑，双膝一软，一屁股坐在河边的一堆稀泥上……

敖水生半拖半拉半背着媳妇，回到了家，屋里坐了满满当当的人。看着敖水生两口子跨进门，大家围上来，说了一房子安慰的话，一个个起身离去了。

夜，渐渐深了，时针已指向凌晨四点。空空落落的屋子静得让人发怵。往常小光明早嚷着要起来把尿了，今晚却一片死寂，一只大胆的小老鼠窜出来，好奇地看着这一对木呆呆的夫妇，从从容容地溜过去，突然一阵狂笑传来，“嘻嘻嘻嘻嘻嘻，哈哈哈哈哈”——原来是那个电子不倒翁——只要一碰就大笑的济公，水生媳妇心头一阵紧缩，小光明要这个不倒翁，又说不出名目，为了买到，硬是拉着爹妈走遍了路南城，可等到买到手，才玩了一会儿就睡着了，后来，就天天抱着这个小玩艺儿，不住地拨弄，院里院外，整天回响着小光明和济公亮丽清朗的笑声，可现在……

天亮了，敖水生夫妇彻夜未眠。

“水生，小光明怕是被人拐了，快到派出所报案吧！”敖水生的妻子眼圈黑黑的说。

敖水生抹抹脸，直奔路南县公安局鹿阜派出所。

经过公安干警周密调查，很快认定小光明是被来路南闲逛的贵州省遵义县山盆镇七五村人阮发伦偷走了。

小光明年仅三岁。

这案件不大，但影响极坏，不仅惹恼了路南县公安局暨鹿阜派出所全体干警，也震怒了主管政法的县委副书记金志伟。

一进贵州

1995年4月9日。烈日炎炎。

天高地迥，黄灰微微，一辆米黄色的警车在车水马龙中频频超车，急驰在云贵高原蜿蜒曲折的山路上。

路南县公安局干警王家云、段玉坤带着小光明的父亲敖水生直插贵州，两天两夜到达遵义县山盆派出所。王家云、段玉坤说明来由后，该所的一位同行战友领着他们徒步去七五村。

下午两点出发，风高物燥，赤日炎炎。带的水喝光了，口越来越渴，好不容易见到了一个水塘，这水看来刚被牲畜糟蹋过，黄浊浊的，但嗓管冒火的干警们顾不了这么多，闭上眼捧起来喝了几大口，又继续赶路。晚上九点多钟，王家云、段玉坤一行才到达七五村。几位干警不顾长途的疲劳和饥饿，在村干部的配合下对阮发伦进行了侧面了解，阮已外出，扑了个空。为防打草惊蛇，他们又连夜返回山盆镇。

时针已指向凌晨1点，这时狂风大作，天空一片漆黑，借着频繁的闪电，几位干警摸索着前行，豆大的雨点越来越密，他们都没带雨具，忍饥，挨累，熬冻，直到凌晨两点才

跌跌撞撞来到山盆镇。

第二天早晨，王家云、段玉坤老早起床，经了解，阮发伦回七五村必经山盆镇，王家云、段玉坤一直守到晚上十点，仍不见阮发伦的踪影；第二天，第三天，……依然连阮发伦的鬼影子也没见到。王家云、段玉坤安排布控完毕，驱车返回路南。

路南家中的水生媳妇，从丈夫跟公安局的干警出发那天起，就天天往公安局跑，总希望会有好消息，总希望有那么一天，她的儿子回会突地跳出来，大大地叫一声“妈妈……妈妈……”。一天夜里，月光清冷地洒在院中，夜风轻轻地吹动院墙上几块塑料布——那是盖稻秧的薄膜，刚刚揭了回来，丈夫不在家，这一切活儿都得由她做——

隐隐地，她听到一声轻唤，“妈”，凝神一听，又是一声“妈”——

这不是小光明又是谁呢？赶快出去看一看，“光明，光明……”转过了墙跟，再来到了街口，可是空空的大街上一无所有。“哒哒”一声挺奇特的汽车叫，一辆大车“轰隆隆隆”呼啸而去，她猛然醒来，半光着身子跑回家去，流了半夜的眼泪。

水生回来了，两手空空，满脸疲惫，他的眼睛不敢直视妻子，夫妻对视一眼，什么都明明白白。水生媳妇丧魂失魄，跌跌撞撞跑回家去，拿了一张小光明的照片，呆呆地坐着，一坐就是一个下午。

过度的劳累，长期的盼望，使水生媳妇心力憔悴，终于病倒了，一病就是大半年。

水生独自一人默默地担起家庭重任，要照看自己患病的